

科普文学

1 蒸汽机

机车吐雾向成都,汽笛声嘲水上舫。
自古蜀川多险道,而今天堑变通途。
攻坚气概千秋赞,筑路精神大业殊。
一线长风龙脉振,凭窗坐看启宏图。

2 和谐号

重庆成都一线牵,和谐号写振兴篇。
长驱万里通途道,恭祝双城启运年。
岁月沧桑今胜昔,时光荏苒再加鞭。
唯当仿佛犹从耳,只是由来已渺然。

成渝铁路

■ 许华凌

3 复兴号

沐雨经风七十年,征程再启更无前。
中华圆梦宏图绘,天府兴川伟绩镌。
八达交通联八面,双城建设压双肩。

初心万里复兴号,驶向辉煌写壮篇。

(注:“哐当”,蒸汽机车启动或将停时的声音。)



酉水悠悠

■ 黄大荣

酉水于我是耳熟能详的,知道是一条美得浓醇、秀得厚朴的河流。听朋友们描述得多了,反倒在心里生出不敢走近它的胆怯。生活往往就是这般怪异,在想象中百般俏媚的事物,一旦走近实看真容,免不了心生许多失望和惆怅。在我的心中,酉水是美得进退两难的。

在后溪场河边,我们租了小舟准备漂游的时分,晨雾正从绿镜似的水面上醒来,放眼望去,飘动的雾呈淡蓝色。两岸的山峦黛着,碧水漫着的嶙峋怪石柳出一片亲切的安详。太阳还没圆红,阳光已经触在了水汽的氤氲里。

桨声似木琴清脆地弹响起来,我们启程了。约莫半小时,雾气渐渐散去,眼界蓦地一阔。欣目望去,爽悦的景致诗画般呈现于目。近处,是弱风拂出来的一河春皱,夹岸的是遮了日光的粗大古木,厚绿如墨的林木之间,闪出些许夺目的黑瓦木楼;远处,次第高远而去的群山,在极目处淡成了一抹浅绿,似有似无的缥缈,宛若淡了墨味的画笔在一幅空灵的水画中极为随意的一抹,看似闲墨,深味却是神来之笔……置身其中,谁都愿意放纵了自己的精神和灵魂,让它脱离了躯壳,袅成青烟,融入那汪洋的欣悦和净洁中去……

这时候,船家的歌声便响起来了……被歌声罩住的景物,忽然在我眼里变得旷远豁达起来——山崖,在两岸千姿百态地耸立着,花草树木在崖畔五彩缤纷地争鲜斗艳,田园农舍在明媚的阳光下静卧,如坐怀不乱的处子。不知要去何方的一群山民在山道上无声地蠕动着……见了山崖,仿佛自己变成了岩石,有了几千年的沧桑;见了花草树木,自己仿佛变成了野草,蓄了几千年的日月精华;见了田园农舍,自己仿佛变成了山野里的智叟,有了一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古典美学的生活……

酉水的歌声与酉水的风光一样名闻遐迩,亲自所见,才知道它的魅力是名不虚传的,这种魅力,在于它能让心灵久久颤动……直到船儿抵达了我们的目的地石堤码头,歌声早已停了,我却仍浸在美景里爬不出来。

再美丽的自然风光都可以言说,秀丽的酉水风光,似乎用宋代词人王观的一句“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”来形容实不为过。灵动飞扬的酉水歌声却是无法言说,它留给人们的,是刻骨铭心的奇妙颤动,只能用灵魂去感受,却无法用语言去表达。

有这种感觉,因为他总是能够在时间的洪流中去积累归属感,去寻找能够承载情感的寄托物。

可以说,《流年晨光》这部散文集是杨辉隆的一场心灵的巡礼,他用抒情的笔触对过去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回望和反思,他不是写眼中的、心中的、想象的故乡,而是站在“亲历生活”的角度上来写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,语言时而平实朴素,时而诗意盎然,使其笔下的故乡,故乡的人,故乡的物,故乡的事真实可观,情态各异,能够罕譬而喻,又能意惹情牵,萦怀于心!

“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”,作者真切地抒写乡情,描绘故乡图景,一点没有无病呻吟,故意煽情之嫌,他的抒写有滋有味,描写的是与普通大众相契合的人生而已。

人间烟火味,最抚凡人心,想来杨辉隆的散文便是这般味道吧!

吃面

■ 何华

初夏阳光总让人慵懒散淡,和闺蜜喝茶闲聊,不知不觉时近黄昏。我提议找个地方一起吃饭。性格随和的闺蜜果断拒绝,理由很简单,要回家吃面。她说中午剩下些青椒炒肉丝,配点面条刚刚好。我想起中午剩的红烧牛肉,拌上一些面条青菜也不失美味,于是欣然应允。我们惦记着各自的面条,心不在焉地结束聊天,默契地匆匆分手,各自回家吃面。

面条是小麦面粉做成的,毋庸置疑。但吃小麦面粉做成的饼啊馒头啊,都算不得吃面。吃面专指吃或宽或细,或煮或炒或烩或焖的面条。面条是人们餐桌上的美食。

面条作为一道主食,制作简单、食用方便、营养丰富,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。它平凡而普通,虽毫不起眼,但却在每家的厨房拥有一席之地,那个位置牢固不可撼动。它本身无味,看似简单寡淡,却能够毫无违和感地与任何食材搭配,上善若水般,利万物而不争。千篇一律的面条,因作料的不同而千变万化,能入乡随俗调和众口,成为每个人心中那独一无二的一碗面,但又始终万变而不离其宗。冬天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,让你寒意顿消,每个毛孔都冒出温暖。就是酷热的夏天,也无法摒弃对面条的热爱,在凉水里过一下,拌上蔬菜和调料,清凉爽口,降温防暑。北方人吃面喜欢大碗多面,吃得豪爽豪迈,痛快淋漓。南方人吃面就有许多小心思,红艳的红油、香脆的花生碎、干爽的芽菜和新嫩葱花,虽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却乐此不疲。

一碗最普通的面,常常能够代表一座城。德阳市参加央视“魅力中国

城”,在城市美食推介环节,别的城市都是穷其所有,摆上满满一桌山珍海味,琳琅满目,包罗万象。而德阳,独独只端上一碗中江的空心面。是怎样的情结和底气,才让德阳在白热化的竞争中只端上一碗面条。一碗面,一座城,一种味道,千年技艺,千年故事,足以让这座城市的人骄傲和自豪。北京炸酱面、兰州拉面、重庆小面、内蒙古焖面、武汉热干面、东北冷面、扬州阳春面、河南烩面、山西刀削面、陕西油泼面……每一碗面都能成为一座城的代名词。

回家吃面。这是最平凡普通的一句话,可能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。回家吃面,简单的一句话中饱含幸福和满足,说出这句话和听到这句话的人,都心中温暖,眼里闪光,嘴角含笑。不管你在烟雨氤氲的南方,还是在寒风凛冽的北方,一碗面最能安抚你的饥肠辘辘,也承载得起你浓浓的乡愁。不管是外婆家的番茄鸡蛋手擀面,还是妈妈的豌豆尖腊肠面,离家后你总会时时念起,归家时会迫不及待想拥有。一碗面总能吃得你头顶冒汗,面色红润,浑身暖和,瞬间熨平你的肠胃,慰藉你的疲惫和辛劳。

儿时,我在农村婆婆家住过一段时间。每天傍晚,夕阳西下,彩霞满天,农家房顶炊烟袅袅,此起彼伏响起一声声“回家吃面嘞”。一句话足以让贪玩或性流流连忘返的儿童,瞬间大步加小跑地消失在渐合的暮色中。

婆婆最喜欢做手擀面。虽然各种宽的窄的干挂面方便快捷,但婆婆却固执地认为那是偷懒省事的凑合之举。她热衷做原始的手工面条,她说经过手揉搓的面才能吃出麦子的清香。在擀面的过程中,一双手轻柔地在面团上按揉,温柔地抚摸、面团随着手的起伏翻转腾挪,慢慢变成面片、面条。人的温度和情感也渗透其中,面条变得柔软筋道,变得美妙生动富有生命。所以在星光下的院坝中,端着面碗重聚的小伙伴们,虽然满足于自己那碗面条,但瞟向我面碗的眼神还是闪烁着羡慕。

思绪不止,手脚不停,一碗红烧牛肉面很快摆上餐桌。红彤彤的油辣子、香糯的牛肉块、青翠的莴笋叶、油绿的香菜叶,只一眼就俘虏我的心和胃。边搅拌着面条,边拨通了妈妈的电话。

“妈,吃饭没?”

“吃的番茄鸡蛋面,刚刚还和你爸说起你小时候贪食面条的模样。”

我小时候偏爱面条。每次父母询问我吃什么,都无一例外地说吃面,以至于父母戏称我为“面娃”。后来渐渐长大,面对越来越丰富的食品,让我对面的痴迷有些减退,却从未消失。

“我也吃的面,红烧牛肉面。”

“那挺好,什么时候回家吃面?”



流年晨光

■ 杨翠萍

真挚是一个作家最美的风格。读作家杨辉隆散文集《流年晨光》(南海出版公司,2022年1月)能明显感受到这一点。他的文字或简明朴素,或充满诗意,全是儿时趣事、身边实事、故乡人事,但娓娓道来,与读者达到某种契合点,别有一番风味。

离开故乡的时间越长,对故乡的思念就更加强烈。作者用文字的方式去感怀故乡,去重温时常在其心中回荡的人和事,无疑是对故乡的一种回味与纪念。

读《秋夜,在老家听雨》,是对未能常陪父母的遗憾与愧疚。去世前一天的父亲,仍在门前眺望那条儿子常走的小路,是期盼;已不认识其他亲人的母亲,仍能因听到儿子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而眼睛发光,是烙印。生死离别,人之常情,而我惊叹于作者把平凡人的平凡事写得真切动人。

读《老屋》,是对兄弟姐妹其乐融融

相处氛围的眷恋。岁月的侵袭使老屋已无往日的光鲜,“它仿佛已完成了它的使命”,兄弟姐妹各立门户,工作繁忙,减少了相聚的习惯,老屋便成了一处空所,作者无奈于亲人成为亲戚的转变,只能把这种很难再凝聚的情感附着于那曾是承载“兄妹童年的巢”。

杨辉隆笔下的故乡是一幅幅诗意的画卷。闲暇无事,他总会徒步登临凤凰山,眺望“连绵起伏的群山绿浪滚滚……长江犹如一条翡翠色的彩练平躺在大地上,让人浮想联翩”(《凤凰山梯道》)。除了常登故乡的山,常看故乡的水,作者也常吃故乡的果,《又是脐橙飘香时》是一道被农民解读的风景,“橙林

尽染”的风俗画洋溢着一种健康的快乐,乡亲们躬身劳作,不会指责偷吃脐橙的人,实在得像“挂在枝头的脐橙一样”。当橙香尽散,天空不知“是谁踩着织机,让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而降……大地由花白到灰白,直到银装素裹”。

作者从美的视觉抒写了自己的生活见闻,这些诗意的文字把我们带入到他深沉的情绪空间,体味了一场美的盛宴。

在亲历了无数的生离死别、获得与失去之后,杨辉隆的作品逐渐呈现出豁然与开朗。当他再怀念“那被风带走的过去,没有感到彷徨”,只因“还把握着现在”(《随风飘逝》)。他是对过去释然了,并能够真正地去拥抱和享受生命。

古人常说“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”,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归乡之途必不可少欢喜之情,但也夹杂着些许惶恐不安,担心自己生长的故乡不再熟悉,不再亲切。读杨辉隆的作品时并没